

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The contemporary
African poetry*

非洲现代诗选

上

汪剑钊 译



20 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汪剑钊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洲现代诗选/汪剑钊编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10

(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第2辑/楚尘主编)

ISBN 7-5434-4841-6

I. 非… II. 汪… III. 诗歌—作品集—非洲—现代 IV. I40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3613号

丛 书 名	20 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书 名	非洲现代诗选(上、下)
作 者	索因卡等
责任编辑	卢 健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1.375
印 数	5000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841-6/I·799
定 价	3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第一辑

- 《乔伊斯诗全集》 (爱尔兰) 乔伊斯 著
《狄兰·托马斯诗选》 (美国) 狄兰·托马斯 著
《切·米沃什诗选》 (波兰) 切·米沃什 著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 (西班牙) 安东尼奥·马查多 著
《保罗·策兰诗文选》 保罗·策兰 著
《伊凡·哥尔诗选》 (法国) 伊凡·哥尔 著
《耶胡达·阿米亥诗选》 (以色列) 耶胡达·阿米亥 著
《里尔克诗选》 (奥地利) 里尔克 著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美国) 伊丽莎白·毕肖普 著
《卡瓦菲斯诗集》 (希腊) 卡瓦菲斯 著

第二辑

- 《约翰·阿什贝利诗选》 (美国) 约翰·阿什贝利 著
《w·s·默温诗选》 (美国) w·s·默温 著
《聂鲁达诗选》 (智利) 聂鲁达 著
《叶芝诗集》 (爱尔兰) 叶芝 著
《索德格朗诗全集》 (芬兰) 索德格朗 著
《博尔赫斯诗选》 (阿根廷) 博尔赫斯 著
《吉皮乌斯诗选》 (俄罗斯) 吉皮乌斯 著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俄罗斯) 曼德尔施塔姆 著
《美洲译诗文选》 马尔克斯等 著
《非洲诗选》 索因卡等 著

第三辑

- 《格雷戈里·柯索诗选》 (美国) 格雷戈里·柯索 著
《沃伦诗选》 (美国) 沃伦 著
《勃洛克抒情诗选》 (俄罗斯) 勃洛克 著
《伽姆扎托夫爱情诗选》 (俄罗斯) 伽姆扎托夫 著
《波普拉夫斯基诗选》 (俄罗斯) 波普拉夫斯基 著
《特兰斯特罗默诗选》 (瑞典) 特兰斯特罗默 著
《阿蒂拉·尤若夫诗选》 (匈牙利) 阿蒂拉·尤若夫 著
《菲利普·拉金诗选》 (英国) 菲利普·拉金 著
《英国当代诗选》 布莱克·莫里森 安德鲁·莫申 编
《二十世纪冰岛诗选》 斯泰纳尔等 著



出版前言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对异域文学营养的汲取,外国诗歌的翻译成为其间极为突出的部分。从荷马的史诗到金斯堡的《嚎叫》,从但丁的《神曲》到艾略特的《荒原》,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经由翻译家们的译介,对二十世纪中国几代人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情感激发和诗艺启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诗,就没有中国现代诗歌。

但是,回望二十世纪的外国诗歌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翻译诗的出版一直处在零散的、非系统的状态。我们出版这套《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希望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填补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项空白,以此构筑汉语版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史的长廊,提供完整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图景。本译丛第一批计划为五十种,分五辑推出,每辑十种。

面对浩若烟海的世界诗歌,我们当然要有所选择。首先,选择二十世纪作为时间范围,是因为二十世纪是人类迄

今最伟大、最复杂、最灾难深重、最富于变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时空中产生的优秀诗歌，积淀着人类心灵深处承受的苦难，也折射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永恒的尊严和优美。其次，收入这套世界诗歌译丛的，是世界各国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这些诗人中有许多是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著名诗歌奖的得主，他们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已经越出国家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围限，成为普照世界的精神之光。

诗歌是语言的极致，因此翻译难度最大。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所谓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两种”，都是在极言译诗之难。但是，诗歌翻译史表明，高水平的翻译依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听见异域诗魂的吟唱，像经过查良铮、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王道乾等老一辈的翻译家之手的经典译作，永远令人为之激动。因此，力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翻译，是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本社约请的译者大多数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在国内外的诗人，从而保证以准确、传神和丰富多彩的译笔将读者带入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灿烂星空。

河北教育出版社



导 言

非洲是世界第二大陆，共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考察这块大陆的文化分布，可以粗略地划出三大文化区：黑人文化、移民文化、阿拉伯—穆斯林文化。后者包括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苏丹等国，语言上通行阿拉伯语，宗教上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约占非洲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的土地则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那里的居民大多属于黑色人种，他们有着大致相近的行为系统、语言特征、道德规范和宗教信仰与仪式，一般被论者命名为“黑人文化区”，在这一片土地上，还存在着部分外来移民，包括欧洲人、印度人、中国人的后裔，许多移民仍然保留着原籍国家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他们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非洲移民文化。二十世纪的非洲诗歌主要依靠上述三种文化的滋养而成长起来。

综观非洲诗歌的全貌，不难发现它的青春期特点：奔

放、欢快、纯洁、天真，受原始本能驱动的生命力之强旺，等等。其中惟一的例外，是位于北非的埃及。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人类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尼罗河两岸已经出现定居者，开始了最初的农业活动。由于文字的较早发明，埃及有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000 年。当时，人们以古奥的象形文字将诗文刻在金字塔和纸草上，保存下许多与众不同的古埃及文学的经典作品。通过这一途径流传下来的有古代神话、寓言、小说、颂歌、祈祷辞、哀歌、墓志铭、谣曲。古埃及人给后世留下了一份极为宝贵的遗产，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即使以现代标准来要求或从现代角度来看，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甚至包含了许多前卫性的因素。诗歌是古埃及最发达的文艺体裁，许多世界文学的永恒主题，都可以从那些抒情诗中找到原型。

在埃及的神话谱系中，太阳神喇自古以来就是万神庙中的主神。随着多神崇拜的废除，一神教的确立，绝对化了的太阳神又被称之为艾顿，视为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它的形象常常以浑圆的太阳出现，用强烈到刺眼的光和亮赋予各种存在物以生命。所以，神的光也顺乎自然地被认作美的本质。此外，在古埃及人的心目中，美一般拥有道德主义的倾向，往往和至善、至福及其衍生物紧密联系起来。《献给艾顿的大颂》便是这类颂神诗中的名篇，作品代表了古埃及宗教诗歌的成就之一，据有关专家考证，它曾对古代希伯来



文学产生过影响，其痕迹可以在《圣经·旧约》的诗篇内找到。

古埃及人热爱生活，注重尘世的娱乐和享受。在人的肉体死亡以后，他们希望生命能够继续下去，把人间的幸福携带到冥界。这样，许多艺术便与对死者的灵魂崇拜交错着发展起来。金字塔铭文诗就源出于此，为了纪念死者的灵魂，他们在死者陵墓的过道和墙壁上刻下许多铭文，它们或赞颂神祇的无边伟力，或是叙述死者的功德懿行，或是祈祷灵魂的安宁，或是对死亡进行诗意化的描述。

《亡灵书》是古埃及宗教性诗歌的总集，也是人类最早的书面文学之一，它汇编了大量的神话诗、祈祷诗、歌谣、符咒、咒语等，它们反映了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冥国观念。古埃及人认为，人的肉体死亡以后，其亡灵仍会复活，但必须在冥界生活一段时间，经受各式各样的考验。根据他们的想像，冥界共有 12 片国土，入口处有高大的石门和陡峭的绝壁，凶险无比。亡灵必须口念咒语，乘坐太阳神的船只，在湍急的河流中逆水前行，随时提防沿途的毒蛇或鳄鱼的偷袭。最后，来到真理的殿堂（又称“公平殿”，与我国的阎王殿相类似），冥王奥西里斯高坐其上，主持对亡灵的审判。他面前放着良心。两侧有 42 位陪审官轮流向亡灵发问，那些问题基本上属于亡灵生前的善恶行为，最后决定它的命运，或升入天国，或被怪兽吞噬。为了帮助亡灵顺利地

渡过各种困厄，自如地应付真理殿堂上的考问，古埃及人便预备好各种咒文、祷辞和颂歌，以象形文字抄录在纸草上，将它们置放在陵墓、棺槨之内，有的甚至还裹在木乃伊的身上，成为亡灵在冥界的生活指南。现存的善本《亡灵书》，由 27 篇诗歌组成，每篇标有题目，长短不一，总计 140 章。许多诗句气势恢宏、典雅庄严，表现了古埃及人超越生死的强烈愿望，对大自然的崇拜，以及对现世生活的肯定，对物质世界的美的热爱。

和其他许多古老的民族一样，古埃及的各个时期都留下了一些极富哲理的箴言、训言之类的劝喻诗歌。这些作品有的宣讲个人的修身养性，有的宣讲公共的社会道德，也有的赞颂王公贵族的丰功伟绩，涉及国家的军事和政治，等等。它们和当时的劳动歌谣、吟游诗人的琴歌一起，为后世诗歌的发展，在体裁、形式和内容上提供了足资借鉴的作用。

现代埃及诗歌，无论是地域，还是文化传统，都与古埃及没有直接的沿循关系，它较多地承继了阿拉伯文学的伟大遗产，并因与欧美文化的接触，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十九世纪下半叶，埃及诗歌开始对传统的阿拉伯诗歌进行冲击，借助英美浪漫主义的外来影响，实施新古典主义的复兴。邵基的创作不再局限于对个人经历的描写，而是将笔触伸向了社会及其周围世界的各式人等的内心领域。对阿



拉伯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广泛涉猎,使邵基拥有了较高的文学素养,加诸敏锐的艺术感,天才的想像力,为他准备了成为一代诗坛泰斗的必要条件,因此他被时人推为“诗歌之王”。与邵基堪称双峰并峙的是“尼罗河诗人”哈菲兹·易卜拉欣。不过,他只满足于形式的浅易,追求语言的铿锵有力,不愿在内容和描写上多下功夫,因此,虽有广大的读者,却“缺乏精神的魅力”。由于他们的诗歌大多为即兴应酬之作,感情和哲理的深度不够,不久就受到了后来者的批评与挑战。总体而言,二十世纪以来,埃及虽有迈哈福兹这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其诗歌成就依旧平平,小说已经取代了它以往尊贵的位子。

代表北非现代诗歌高度的是阿尔及利亚。诗人狄布的成就十分突出,他早期以创作小说为主,属于“一九五四”作家群体,受到福克纳、卡夫卡等现代主义大师的启发,注意将意识流手法与荣格的心理学分析学结合起来,进行超现实主义的实验。他对诗歌创作刻意锤炼,反复修改,使作品具有密集的意象、丰富的含义,微妙的异国情调,显示出诗人创造性的想像力。六十年代中期,新一代诗人涌现,他们的作品带有存在主义的特点,使用大胆率直的语言,对社会表示愤世嫉俗的批评态度,创作风格上追求独特的音韵和梦幻的形象。

突尼斯的夏比是北非又一位较突出的诗人,他的创作

受“旅美派文学”，尤其是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影响，作品多为牧歌式的抒情诗，运用简明的韵律，表达追求自由、解放的强烈愿望，被誉作“突尼斯民族之光”。

诗歌在利比亚的文化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传统诗歌深受宗教的浸润。写作自由体诗的加迪尔受过良好的教育，酷爱西方文学和阿拉伯侨民诗歌，善于利用外来文化充实自己，主张从世界文学中汲取精华，反映人类的善与恶。对他而言，写作自由体诗不仅是写作形式方面的革新，而且意味着反映世界的方式上的改变。

非洲黑人诗歌的崛起，主要在二十世纪。相当一部分诗人重视对传统的文学遗产的搜集和整理，他们对保存和传播黑非洲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著名的史诗《松迪亚塔》便是由几内亚作家尼亚奈根据民间的口头传说整理而成的。史诗歌颂了十三世纪的英雄松迪亚塔一生的非凡经历和光辉业绩，展现了非洲各族人民早期由图腾崇拜、巫术崇拜到原始宗教建立的过程，还原了马里帝国的开创过程，这部史诗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一定的艺术价值。

十八世纪以后，由于整个非洲大陆沦为法、英、葡、西等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本土文化传统受到大肆的摧残。诗歌这一语言的高级艺术形式也不得不在殖民文化的夹缝中求生，许多争取民族解放，争取独立和自由的诗篇都是在运用了宗主国语言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根据这一



特点,为方便起见,我们把这部分非洲诗歌划分为法语、英语、葡萄牙语和土著语等类别来进行介绍和论述。

法语诗歌成就较高的非洲国家和地区有这样一些:塞内加尔、象牙海岸、马里、扎伊尔、马达加斯加、刚果、喀麦隆、达荷美、尼日尔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在文学领域内产生了捍卫民族文化的运动。1934年,巴黎的三名黑人大学生创办了《黑人大学生》杂志,他们是来自塞内加尔的桑戈尔、圭亚那的达马和马提尼克的塞泽尔。这个刊物的宗旨,在于倡导黑人的价值,恢复黑人种族的尊严,其理论核心便是“黑人性”,以对抗殖民主义同化政策。“黑人性”这个词出自塞泽尔发表于1939年的长诗《还乡笔记》,其后,桑戈尔进一步赋予它以理论意义,他的界定是:“黑人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总和,正如这些价值在黑人的作品、制度、生活中表现的那样。”他的这一定义尽管引起了不少争论,尤其是后来一批激进的青年作家对之作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一理论忽视社会的发展,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过去,而且太过狭隘的非洲立场所导致的全盘继承文化遗产的做法也不太妥当。不过,“黑人性”运动肯定被奴役的非洲人民的尊严,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黑人性”作家主张从非洲传统生活、风俗,民族的神话和祭仪中,汲取灵感和题材,展示黑人的光荣历史和精神面貌。它的意义依

然值得肯定。1948年，桑戈尔编辑了一部《黑人和马尔加什法语新诗选》。法国作家萨特为这部选集写了一个长序《黑肤的奥尔甫斯》，宣称“法语的黑人诗歌是当今惟一伟大的革命诗歌”，对黑人诗歌作出了高度评价。这部诗选的问世，标志着成熟的黑非洲法语诗歌的诞生，它已经独立地汇入世界文学的进程。

桑戈尔被誉为塞内加尔现代诗歌的奠基人，曾任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他的第一部诗集《阴影之歌》以一种圣经的文体，阐述非洲往昔的文化价值观念，以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颂扬民族的传统。他的主题立足于与欧洲平等的对话，在殖民主义者面前证明非洲文化的合法存在，反映高涨的民族独立意识。除了政治抒情诗以外，最能显示其创作活力的是爱情诗和哀诗，这些作品词藻华丽，情感丰沛，格调雄健，内在的节奏感如同行云流水一般清新自然，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大卫·狄奥普继承了桑戈尔的诗歌方向，一方面讴歌非洲大自然美丽的风光，另一方面严厉地谴责殖民主义的残酷压迫。比拉戈·狄奥普坚持非洲口头文学的传统，利用散文、诗歌和音乐的交互作用，引进打击乐的节奏因素在自己的作品中，宣传优美的“万灵论”神秘主义。

达蒂耶是象牙海岸最卓越的诗人和小说家。他对民间文学深有研究，善于把民歌的表现手法运用到政治抒情诗中去，塑造新的非洲人形象。他的作品将宗教与幽默糅合



到一起,以节制的理性传递和平、友谊和爱的信息,反映了对他多年来一直关注的社会问题的看法。另一位诗人鲍涅尼善于抒发“受到压抑的激情”,也是法语诗坛上的佼佼者。

马达加斯加是非洲法语诗歌的又一个重镇。老一代最杰出的诗人是雷倍里伏罗,他的作品深刻地表现了一个黑人作家在殖民统治下的孤独感,他把传统的对话同法国的自由体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充分反映了他对传统文化受到破坏而引起的焦虑和苦恼,以及与宗主国知识界的断裂引起的挫折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著名的两位诗人是拉那伊沃和拉贝马南雅拉。前者继承了雷倍里伏罗的创作风格,展示传统的口头诗歌的节奏、形象和结构,充满了幽默感;后者是一位爱国诗人、戏剧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因参加民族独立运动,被判终身监禁,他的许多作品为当时的铁窗生涯的体验所激发,充满爱国主义的悲愤,部分作品带有神秘色彩。上述诗人在促进法语诗歌创作和维持诗人们在两种文化夹击下所面临的难题的批评与反思,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位于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在文化上一直如同法国的一个边远省份,法语的普及程度远远胜过当地的克雷奥尔语和英语。泛非主义诗人莫尼克是印度人的后裔,作品有超现实主义特点,是该国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诗人。

尤唐西可以说是曾经主宰过刚果文坛的一位诗人。他

在少年时代离开祖国,来到巴黎接受法国的教育。这种经历使他经常体验到一个人陷入两种文化之间的那种紧张、焦虑和惶惑,其作品具有高度的象征性、超现实性,既表现个人的极度痛苦,也表现了失根的非洲的痛苦。辛达和鲁塔尔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崭露头角,证明刚果法语诗歌具有不容忽视的实力。

黑非洲的英语诗歌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各国的先后独立,进入繁荣的阶段。主要国家有:加纳、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索马里、安哥拉等。

加纳是非洲具有书面文学的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十九世纪,该国就有不少英语出版物,早期的作品模仿英国的文体与风格,如第一位加纳诗人亚纳克的创作便留有维多利亚诗风的痕迹。1935年出生的艾伏努尔是最重要的诗人。他大胆面对许多非洲作家为之苦恼的双重文化问题,肯定厄维族文化的价值,在英语创作中保持了土著语言的节奏与语调特点,他的诗歌在形式和意象上都受到了厄维挽歌的重大影响。厄维族传统认为,那些死去不久,正在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人,对生者来说,代表着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肉体的损失使社会的继续受到妨碍,使社会受到解体的威胁”。不过,死亡也可以产生好的效果,它使一次成功的转世将死去的个人变成祖先而结束,这个祖先就可



以成为社区或部落的有益力量。厄维族挽歌的目的就是帮助正在转世过程中的这个个人。在艾伏努尔看来，“挽歌不仅象征一个人和社会的过程，而且也象征诗人由不足到充实，由混乱到秩序以及由分离到结合的过程”。艾伏努尔的诗歌揭示了现代社会同传统的神话仪礼的关系，死亡与痛苦如同一根引线，贯穿在他的作品之间，驱迫个人与社会在秩序的毁灭与重建中获得新的生命。传统的咒语以赞诗的方式把我们吸引到一个诗人兼祭司的世界，展示人和人、人和神之间的鸿沟，以及架设桥梁的渴望。

在黑非洲英语文学中，尼日利亚占有不容置疑的领袖地位。造成这种状态的因素之一，便是伊巴丹大学开明积极的校风。这所学校的英语系几乎成了许多西非青年作家的摇篮，学生杂志《号角》提供了发表习作的园地，使他们的才干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尼日利亚的著名诗人大多曾是该刊的撰稿人。1957年，根据萨特那篇著名的长序《黑肤的奥尔甫斯》命名的一份杂志在伊巴丹创办，进一步推动了尼日利亚英语文学的发展。

奥卡拉是最早把非洲的比喻、非洲的哲学概念从当地语言中引进英语诗歌的尼日利亚作家之一。他的第一批诗歌发表在《黑肤的奥尔甫斯》的创刊号上。这些作品倾向于朴实的抒情和复合的节奏，早期的创作常常把本土的和异国的意象并列在一起，如油棕榈和雪花，羊皮鼓和钢琴，作